情歌之谜知多少

■ 张永才

据说，十之八九的中国人会唱《康定情歌》，半数以上的地球人知道《康定情歌》，这话并不夸张。作为中国第一情歌和世界十大名曲之一的《康定情歌》，早已超越国界和种族成为地球人类的心灵之声，同时，《康定情歌》还成就了康定这座城市"世界情城"的美誉，孕育了康定这方土地浪漫的"情歌文化"。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经久不衰、历唱弥新的伟大歌曲，却有诸多的未解之谜。

原型"溜溜调"是雅拉沟的土特产吗？

《康定情歌》原本不叫《康定情歌》，而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歌名借用的是歌词的第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这完全符合康定本地民歌"即兴创作、没有专门名字、歌名一般借用一句现成歌词"的特点，所以，《康定情歌》的原型是借用康定流传已久的"溜溜调"成曲，并即兴创作填词的康定本土民歌，这一点不容置疑。"溜溜调"又产生于康定县的哪个乡、哪条沟？抑或就产生于康定城呢？

普遍的说法是，康定县雅拉沟孕育了《康定情歌》的原型"溜溜调"。对这一说法，几十年一直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康定情歌》的康定本土著名文化人、原州政协副主席、《甘孜日报》原总编辑郭昌平先生却不以为然。

郭昌平认为，《康定情歌》的原型"溜溜调"，绝不是雅拉沟的土特产！理由很简单：会唱"溜溜调"的不仅仅只是雅拉沟的老百姓，其它地方也有会唱的，比如康定城的南郊、北郊甚至康定城内。

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郭昌平提到一位叫喻正方的老人。喻正方从小来到康定县雅拉沟，便一直住在这里，靠打柴为生。十多年前郭昌平到雅拉沟就"溜溜调"进行专题采访时，喻正方老人已经84岁高龄了。当时几名会唱本地山歌的采访对象中，就包括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从他们演唱《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情况看，郭昌平并不认为他们就比康定城和康定城南郊的群众唱得更加地道。同时，喻正方介绍，他最早听人唱《跑马溜溜的山上》也不是在雅拉沟，而是在康定城内听缝茶包子的人唱的。于是，对"溜溜调"的原产地，郭昌平大胆地做出了两点推断：第一，"溜溜调"最初并不"生长"于雅拉沟，可能是从别的地方传到康定城后，再从康定城向城南、城北流传开的；第二，《跑马溜溜的山上》不是从雅拉沟传进康定城的，而是康定城内或城郊的群众即兴创作的。对此，郭昌平还抛出已故的高谦老先生于1984年撰写的《浅谈康定情歌的来源》，作为自己推断的佐证。

然而，推断终归只是推断，"溜溜调"的原产地仍然只能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作者是李依若？王洛宾？还是……

《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从1996年《甘孜日报》"万元悬赏"寻找《康定情歌》作者以来，近20年时间里，关于《康定情歌》作者的问题，出现了多种说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李依若创作《康定情歌》说"。

1996年，自贡的熊仲文和宋方信两位先生联合致信《甘孜日报》说，达州市宣汉县马渡乡一位叫李天禄(又名李依若)的人是《康定情歌》的作者，并在信中讲述了李依若的故事。后来《达州日报》的记者还为此到宣汉县马渡乡作了专门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张家溜溜的大哥在哪里》的通讯，先是在达州市文联创办的刊物《西部潮》上刊载，后又登在了《四川日报》副刊上。

不论是熊仲文和宋方信的来信，还是《达州日报》记者的报道，观点都是一致的。一是李依若十分喜爱音乐，平时爱收集民歌、山歌；二是李依若经常编写山歌教大家唱；三是李依若在四川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来自康定的姓李的女同学，后来他们相爱了，还一同到了康定，在康定，李依若创作了《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情歌，由于双方家人反对，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这首歌却留了下来。问题是，观点一和观点二只能说明李依若具备创作《康定情歌》的客观条件，并不能说明就一定写了《康定情歌》。观点三说李依若当年同康定一位姓李的女同学相恋，还到了康定，可谁能证明这女同学又是康定哪个李家的女子呢？

依据《达州日报》记者的报道，李依若1911年出生、1959年病逝。李依若在世时，《康定情歌》已经唱响全中国，不仅收入了歌集，还出了唱片。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没有一本歌集或一张唱片署了李依若的名字。这么重大的版权问题，难道李依若在世时就从不计较？显然，这是不符常规的。

因此，笔者认为，说是李依若创作了《康定情歌》，作为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未尝不可，但要作为学术结论，那就万万不可了。在康定，类似的故事多了，难道这些人都是《康定情歌》的作者吗？

此外还有"王洛宾改编《康定情歌》说"、"当地群众创作《康定情歌》说"等等。持"王洛宾改编《康定情歌》"观点的是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2004年，郭昌平与王海成就"《康定情歌》作者是否为王洛宾"展开大讨论，最终以郭昌平"《康定情歌》是一首民歌"的观点获更多支持。认为"当地人民群众是《康定情歌》创作者"的，主要是以郭昌平为代表的康定本土文化人。他们认为，民歌的作者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作为康定民歌的《康定情歌》，其作者自然是康定本土的人民群众。

在寻找《康定情歌》作者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康定情歌》的作者是戴爱莲、是吴文季……但却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依据。

如此看来，关于《康定情歌》的作者还真是说法多多。二十年来，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学术界大多倾向"当地群众创作了《康定情歌》"的说法，但这也只是"倾向"而已，并不能算作定论。

第一位唱响《康定情歌》的歌唱家喻宜萱

1947年，国立音乐学院学生吴文季在康定采风时，收集到《康定情歌》(它最早的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四川民歌，吴文季带回这首歌后，由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同年，喻宜萱在南京俱乐部举办独唱音乐会时，演唱了这首歌。

歌词真与《婉容词》有关？

熟悉《康定情歌》的人，都会认为这首歌最精彩的地方是第四段，正是因为第四段道出了人类对爱情追求的共同心声，才让这首歌的境界得以提升，成为全世界人民都喜爱的歌曲。稍加注意却不难发现，《康定情歌》的第四段歌词，不仅缺乏民歌风味，甚至可以说与前三段格格不入。有研究者认为，《康定情歌》的第四段歌词不是康定本地老百姓唱出来的，而是后来的文人添加上去的，并与吴芳吉的《婉容词》有极大的关联，根本就是借用吴芳吉《婉容词》中"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诗句而添加上去的。

吴芳吉，号白屋，1896年出生于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市)，1932年因病去逝，享年36岁。少年时被视为"神童"，18岁前后开始创作诗歌，所写诗歌被称为"白屋诗"，当时在全国有着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梁启超、于右任、吴宓等曾盛赞其才。1927年应邀到四川大学(当时叫国立成都大学)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系四川大学历史上的名师之一，与当时同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史学家邓绍琴和国画家张采芹并称为江津的"聚奎三杰"。1930年，与沈懋德、吕子方、彭用仪离开四川大学，创办了重庆大学。

吴芳吉一生创作新诗800余首。1919年8月创作的《婉容词》讲述了一名叫婉容的女子在收到留美丈夫写回的一纸休书后，无可奈何、悲痛欲绝、投江自尽的悲惨故事，成就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是"白屋体"新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全诗共91行，分为17个小节，"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一句出现在该诗第四小节，是婉容复述休书中的一段。

将《康定情歌》第四段歌词"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地求哟"与《婉容词》第四小节中的"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进行比较，歌词比诗句除多了作为衬词的"溜溜"几个字外，只是将"随"字改为了"任"字。因此，研究者认为，《康定情歌》第四段歌词就是源自于《婉容词》的第四小节中的两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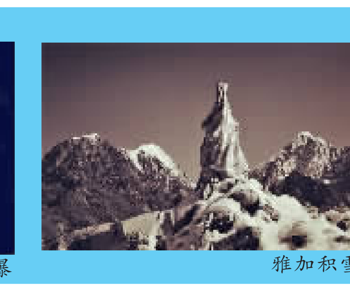
但关键的是，我们虽然知道《婉容词》的具体成诗时间，却不知道《康定情歌》到底是哪一年创作的。这里，笔者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句，在《康定情歌》的创作时间尚未定论之前，就说其第四段歌词是源用《婉容词》诗句而成，这是不是有草率之嫌呢？

笔者以为，既然《康定情歌》存在这诸多的谜团，那就让专家、学者们继续研究去吧。何况，学术的研究，绝不应急如星火，贸然定论。既如此，破译《康定情歌》的未解之谜，就应该从容处之，从长计议。(**特别说明：**本文借用了郭昌平先生关于《康定情歌》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景 一座小城，紧紧系住游子的思念；一座小城，深深牵绊旅人的目光。每当思念，便有一种刻骨的爱恋凝于眉间；每当记起，便有一丝沁人的甜蜜浮现眼前。顷刻间，熟悉的画卷漫展心田，那是你我眼中最美的风景。曾经的康定十景，在山水之间，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山水静美天地人和之至景。

灌顶突泉

天都飞瀑



雅加积雪

郭达停云

寄情山水

■ 谢辉

水润日月

水乃生命之源。从高处俯瞰康定，银练般的折多河、雅拉河、康定河构成了城市的经纬。这滋养生命的水，源远流长，蕴含着生命的真谛。

奔流不息的河水柔而坚定，百转千回、穿越关山层叠，浪击磐石、粉身碎骨毫不退缩，咬定目标、不舍昼夜通达大海；浩浩汤汤的河水，滋养炉城青山绕翠，哺育康定人寿年丰。"两岸居人架桥相过。桥凡四，曰将军桥及上、中、下桥"，河中巨石嶙峋，雨季，河水暴涨，水浪击石，腾起水花如雪，"贯山城四桥流雪"，雪浪滚滚。美丽的溪河让多情的诗人诗情泉涌，吟咏**四桥雪浪**，余韵令人回味。

地孕宝泉。温泉，流淌着神奇与热情；温泉，带着滚烫地火祛病除恙、更带着帝王养生相关传说诵传至今。"突地浮萍水一塘，洁身人去话温香。"康定多温泉，名气最大、富有诗意的当属二道桥温泉。初只有一间简陋浴棚，后增修为13间浴室，建有小院、憩亭和临河茶座。每当秋气爽，月明星稀时，推窗望月，温泉氤氲，赏月沐浴，**温泉浴月**成为胜景。民国期间，刘文辉主政西康时，增建二道桥温泉浴池楼馆，请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题"与点楼"匾额悬挂楼堂，借用孔子赞赏弟子曾点大同世界的理想，咏唱了浴乎沂的诗意境界。

如此温泉之景，让人身体洁净之后有顿悟之感。另一处温泉，听其名就让人肃然，这就是**灌顶突泉**。榆林乡河边，有温泉沉淀的钙化石滩，一处石顶泉水自流，钙化石不断增高，形成石柱，人称"火龙石"。1918年川边镇守使承献书"灌顶"二字，镌刻在泉边巨石上，以佛家"醍醐灌顶"喻其愈疾之功。

城市因水而灵动。郭达山下有一湖泊，名"仙海子"，湖水湛蓝，春夏季节，妇孺老少在池畔嬉戏游玩。"蘋风乍动，冰绡微绉"，微风吹绉高原海子一袭孔雀蓝长裙。**仙海澄波**迷乱了多少文人墨客猎艳的眼睛。

康定之水，又以容纳万物的博大胸怀，生于群山万壑中，为雨为雪为冰为雾为霜，点点滴滴、洋洋洒洒，汇细流而奔涌向前，乘烈风而飞舞翩跹，在溪流江河中、在高山大地上，她幻化升华令"万里青山尽白头"，"万里晴空，千山积雪，半天横素。天荒地老，冻结亘古千年。"立于康定南门，即可望见**雅加积雪**，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岭巅，终年积雪，丽日蓝天下，遥望雅加灿烂如银。

山咏今古

康定溜溜的城，自古有三座山拱卫。东面是仙女山，藏名叫拉姆则，山神是珠峰的大姐扎西泽仁玛仙女。清代嘉拉王明正土司常年在此举行赛马会，从此人们叫她跑马山。昂立东北面的郭达山，绵延西部的名叫子耳坡，坡上山峰叫阿里布果山。三山后面有雅拉雪山、贡嘎山、折多山紧相护卫。

山赋予一座城市沉稳厚重。山虽无言，却以苍劲入云的身躯将安宁含蓄、温馨清明书写在城市的晴空。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曲康定情歌使跑马山扬名世界。位于康定城南的跑马山，系贡嘎山向北延伸的余脉，山势奇异、风景秀丽。天设地造的这座山，如洁白的圣地，上山，恍如进入仙界，那真、那美荡涤人心的俗念，五色海、咏雪楼、吉祥禅院、跑马坪、浴佛池……在跑马山公园，你定会感到，灵山圣地洗涤心灵。

郭达山，山巅有一箭杆高耸，所以又名"箭杆山"。据传此箭乃孔明邛州弯弓引发，一箭遥遥数百里。又有书云：孔明西征，令郭达造箭，"郭达一夜造箭三千，有青羊围炉而舞，真神人也；孔明大喜，封郭达为幕下将军"。凡此种种，是史轶是谬传，康人早已不深究。只在寒来暑往、朝云暮雨中，将他视为康定晴雨表。山顶云收雾散即是天气晴朗的预兆，每当云雾弥漫，则必有雨至，屡验不误，故有"留向人间卜雨花"之誉。康定的文人雅士面对云遮雾绕的郭达山则逸兴遄飞，"霭霭渺茫含玉霞，浮岚齐岫载云车。斜阳影倒千层翠，留向人间卜雨花。"在诗中、在画中留住**郭达停云**美景。

康定的山，以虚怀博大的胸襟，包纳万物，以雅量高致的气度，巍然屹立。山中万木竞秀，百鸟争鸣，生机蓬勃。康人游山，听山，读山，感悟山的气韵和灵气，感受山的精神和魅力，感染了山的淡然和深沉。

出康定城东门约20公里的头道水，依岩有一驿站，此处环境幽胜，有瀑布从后山中间夹缝飞流直下，高数十丈，垂若练帛。清大学士孙士毅题岩壁"小天都"三字，这就是**天都飞瀑**。有诗赞曰："转过深航路，斜桥畔，仰天飞瀑如布。征鸿过尽，残阳欲坠，旧销魂处。山间说是天都，望不见霓旌翠羽，那更堪，绝塞秋风，山落红叶舞。"

城市因山而美丽，层峦叠嶂的山峰伟岸地俯仪河流两岸，护佑着这片宁静的土地。

天地人和

记得以前读过茅盾的《风景谈》，文中所谈之风景，不仅指自然风景，而且还指根据地的和谐生活，对这种和谐生活表现出热爱、向往和追求。风景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还包括人文景象。

人，是景的要素，人的活动与自然和谐并存，形成了美好的人文景观。风景必然是赏心悦目，而人文景观除此以外，兼具历史积累、文化内涵等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人类文化中的精华和人文的关怀。

"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人以大自然为师，观察效仿自然，顺应赞美自然，与自然同奏和谐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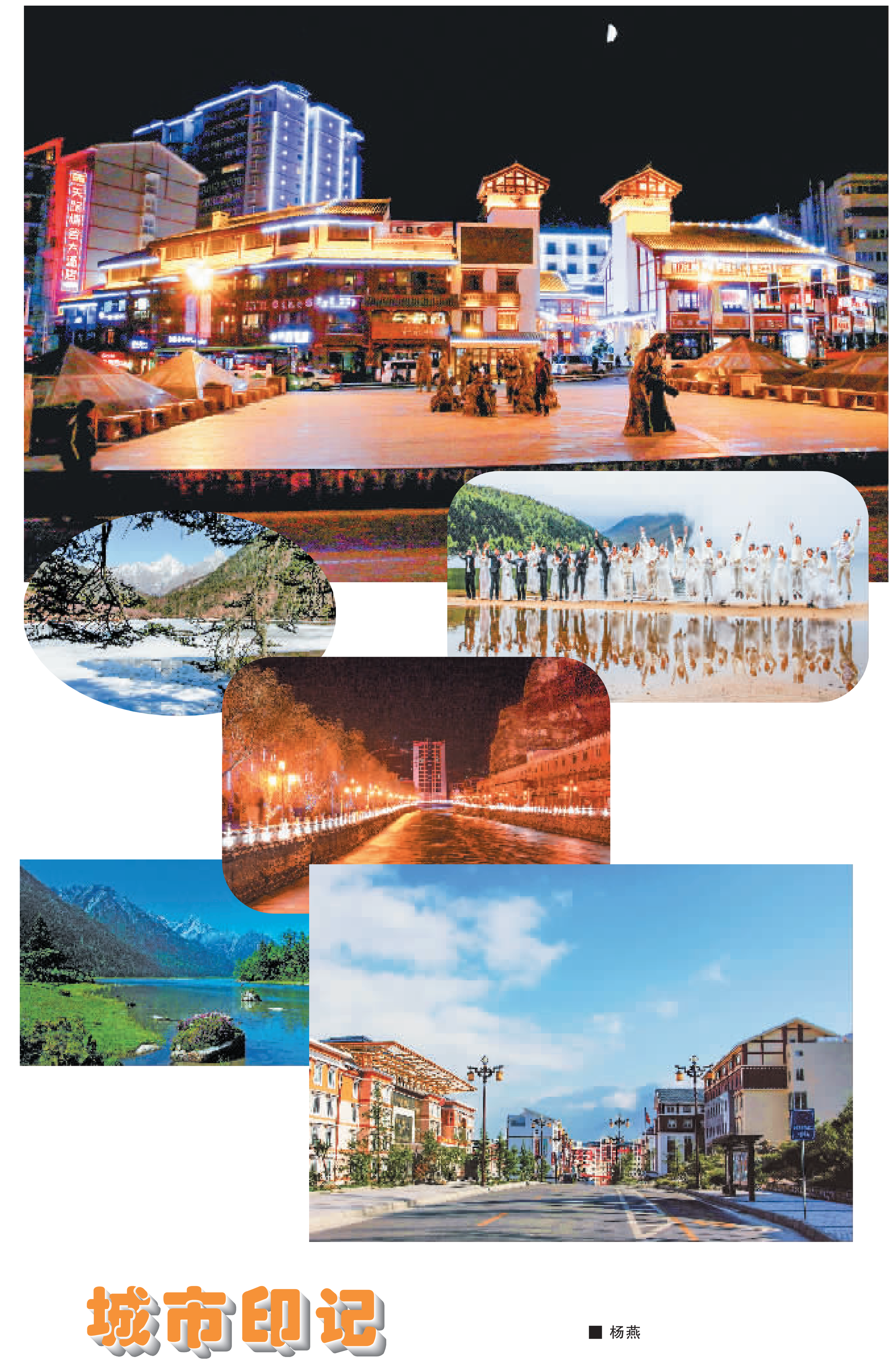
和谐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南无寺和金刚寺双寺外，四周参天白杨直抵云天，树林竟如绿云把寺庙罩住。"虏天秋早凉欺客，霜林黄叶多少。晚钟双寺近相闻，送断烟残照。""暮色寒，浓云合，一片清愁，渐生林表。"双寺林云笼罩下，和风细雨，古寺清幽，**双寺林云**，这是自然的和谐。

和谐的音乐妙不可言。跑马山上大乐顶的寺庙于每年农历十月燃灯节、四月浴佛节等均有法会，寺庙之梵音，与转山会信徒的念经声，两相交汇，十分和谐悦耳，"如是我闻，法音仙曲，缥缈云中吹度。响逐霞飞，韵随风折，飘来翠楼竹户。"**乐顶梵呗**已成绝响，但余音仍随缥缈溜溜云中。

子耳坡旧有薪树木，每当樵夫背柴下山，前歌后合，悠扬悦耳，既有雄壮的音调，又有哀怨的情思，歌声洗去劳苦人一天的烦闷。"斜阳荒草女儿情，玉笛吹来曲更新"，这就是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子耳樵歌**。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城市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康定美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康定十景中的部分景致不复存在，成为赏康定美景的憾事。2013年初，康定县委、政府启动了"重构康定城市历史文化记记忆"工作，利用现代科技与自然风貌结合，重构十景，对传统的坚守与历史文化记忆的发掘整理将为康定增添新的魅力。

品山读水，康人领悟自然的兴衰变迁，感怀人生的喜乐忧伤。寄情山水，于流光山色中，与自然亲密和谐共存，感自然的生动完美，悟人生的玄妙幽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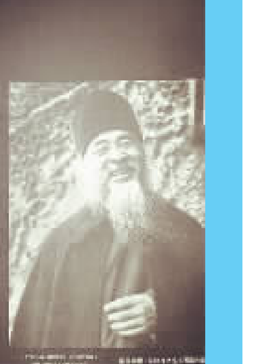


人 初夏，傍晚漫步于人气甚旺的溜溜城步行街，音乐声、喧闹声掩藏了人们一天的疲惫。行走中，"天眷西顾"的牌匾将思绪带回到康定历史记忆中，畅游在那些人与事之间。

果亲王允礼

民政土司官寨

孙明经和庄学本



张大千

人文光阴

■ 杨珂

"天眷西顾"，一个连上天都眷顾的地方(原意为朝廷、中央政权关怀眷顾西陲(藏区)这个地方)。这块牌匾，要追溯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果亲王允礼奉旨赴泰宁惠远寺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途径康定时，为康定题写了"天眷西顾"的牌匾。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一个上天都眷顾的康定，自然会让更多的人流连。康定人杰地灵，不但历史上诞生了"木雅五学者"在内的许多名人，还因其特有的魅力，引来了国内外众多名人的垂顾。无论高僧大德，还是文人墨客，很多人都曾经到过康定并贡献于康定。

果亲王允礼在康定留下了不少题咏、墨迹，在康定民间还流传着他与明正女土司王幺幺的爱情故事。当时果亲王在康定的行宫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抬头可见郭达、跑马两山，直览"雅家积雪"，遥闻金刚、南无双寺梵音，果亲王在此居住心旷神怡，因而有大量题咏问世。而此行宫正是明正土司(藏族称嘉拉甲布)夏季狩猎休养之夏宫。

明正土司，始设于元代，初称"长河西安抚使司"。明永乐五年受封"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清代简称"明正土司"。清康熙三十九年"西炉之役"后，清廷将新封的四十八个土百户、一个土千户统隶于明正土司，成为康区最大的土司，管理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全境和雅江、道孚、九龙、丹巴等县部分地区。明正土司以"素来恭顺"效忠朝廷而著称，曾率兵积极参加过驱逐准格尔出藏、抗击廓尔喀侵藏和两金川之役，深受嘉奖，曾被清廷封为"武显将军"，授二品顶戴，一时间风光无限。直到清宣统三年"改土归流"，明正土司被废除，但其影响在藏区依然存在。民国初期，川边历届政府仍依靠明正土司实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20世纪50年代"民改"后，才彻底废除土司。

明正土司的废除离不开"赵大帅"，在那个时候，"赵大帅"在炉边改土归流以来，康区众土司的日子便不再好过，如同落日下的最后一抹余辉，渐渐淡开了。赵大帅即赵尔丰，宣统三年，赵尔丰升为四川总督，立即带着他新练的边军"阅边"。他与代理边务大臣傅华封一道，自巴塘出发，经白玉绕道康北，沿途收缴了关外各地土司的印信号纸，一举驱逐了瞻对藏官。赵大帅从关外来到打箭炉，在他的兵威下，一向恭顺朝廷的明正土司，呈缴了印信号纸。1906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在打箭炉驻兵，在川滇边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密切了川边藏区和内地的联系，对康定农牧业、手工业、交通邮电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颇有建树。

孙明经是又一个与"老康定"记忆密切相关的人。193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人自己连一英尺电影胶片和一卷照相胶卷也不能制造，孙明经却用胶片记录下了康定的历史，为康定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其中最完整的历史素材应该是康定48家锅庄的影像，如今这些照片已经定格成了永恒的记忆。除了照片以外孙明经还完成了包括《省会康定》在内的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片，为了解国民时期的康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孙明经的老照片中，有一张他和庄学本在康定的合影，1939年庄学本也在康定考察，在西康留下了他的足迹。庄学本的著作能够再版并且赢得今人称好的是他当年拍摄的照片，以及一本名为《羌戎考察记》的游记。当人们从学术层面考察认识近代以来的西南局势时却发现，正是他的记录才使得曾经是蛮夷之地的川西有了可靠而详实的资料，这些宝贵的资料一大部分来自康定。2005年和2007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庄学本的著作，书名是《尘封历史的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这两部书代表了人们对他摄影技巧的赞赏和对他如实记录西康人文的尊重。

康定，从古到今都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是科考界研究藏文化的"宠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是康藏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36年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在康定居住的4年时间里，对康定山水人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测绘，筹撰了《西康通志》。1946年发起组织"康藏研究社"，创办了《康藏研究月刊》。法国著名探险家、藏学家，在法国被誉为"女英雄"的大卫·尼尔也对康定人文宠爱有加。她1938年7月到达打箭炉，于1938年到1944年，滞留在康定长达7年的时间。她活了一百零一岁，在漫长的一生中，大都在异国他乡和旅途中度过。她到过世界20多个国家，在远东地区呆的时间最久，而最使她眷恋不舍的地方，则是康定。她在日记中写道："说真的，我思念那并非我的故乡的地方，它上面的草原、荒漠、终年不化的积雪，还有那湛蓝明亮的天空，这一切时常萦绕在我脑际……使我着迷着魔。"

历史上康定的藏文化受到文人墨客的宠爱，康定的地域特色和大美风光也吸引了不少艺术界的人士在这里驻留。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如张大千、吴作人、叶浅予、戴爱莲等先后都到康定，领略康定独特的历史文化。金陵大学美术学教授，著名国画大师吴作人，1943年来到康定，用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跳锅庄》、《打箭炉少女》、《打箭炉小景》、《背水的藏族妇女》等画作，并于1945年5月在成都举办了"吴作人旅边画展"。著名画家张大千于1947年夏到康定，创作了沿途山水画多幅，出版了《西康游展》一书，内收《跳锅庄》、《御林宫雪山》、《瓦寺沟》等12副画作并配有诗咏，回成都举办了"张大千西康游纪行画展"，当时轰动蓉城。

思绪一直在时光中旋转，时光渐渐老去，那些人和事在光阴中成为了历史，也在康定的历史长河中绘出了一抹艳丽的人文色彩。

城市印记

■ 杨燕

茶马古道流淌锅庄传说

茶是藏族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藏区本不产茶，只能从内地采购，从宋代开始，茶马互市就成为汉藏民族团结互助的经济纽带。因为康定特殊的地理位置，1702年，清廷在打箭炉(康定旧称)设茶关，征收茶税，打箭炉也从一个山村变成了繁华的商贸重镇。

经康定而过的川藏茶马古道运输的茶主要来自四川雅安和邛崃等地，在康定交易后又分运到藏区各地。茶从内地运到康定，多采用人背马驮，在茶马互市的年代里，从雅安到康定的茶马古道上不知留下了多少背夫的脚印。至今还存留在古道石板路上的那些深深浅浅的拄拐印，正是那段岁月的见证。那时的康定，是川茶进藏的第一集散地，也因此成为茶马古道上的第一座重镇。

茶马互市的兴起，不仅让康定变得热闹繁华，也加速了康定锅庄的发展与壮大。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藏商将麝香、鹿茸、虫草、贝母、毛皮等土产，以及印度、尼泊尔的商品运至康定，内地的汉回商人以茶叶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与藏商进行交易。这时，为土司支差办事的锅庄，渐渐演变为集客店、货栈、中介为一体的商业机构，一时间在康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48家锅庄，极盛时曾达到七八十家。

随着时代的变迁，道路的通畅，康定锅庄和它的时代渐行渐远，成为了人们的回忆。锅庄卸下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了康定城里的一个个普通院落，并渐渐随着旧城改造而消失，康定城却更加繁华热闹，各种贸易交汇兴盛。1939年，康定成为西康省省会，城区得到扩展，街道进行了规划扩建，因它的兴盛繁荣，还有了"小成都"的别称，成为康藏地区第一座现代城市。

多元文化托起民族走廊

著名学者费孝通曾提到，康定正处在"藏彝走廊"这个我国历史上藏、汉、彝、羌等西部各民族迁徙、交流、融汇通道的中轴之上，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族群与文化的交汇点、融合区、发散地。

在经济贸易的促进下，天南地北的人来到康定，并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带来不同地域的文化和本地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康定文化，由此在康定的城中留下不同文化的建筑。到过康定的人都知道，康定城虽不大，但站在将军桥一眼望去，安觉寺、天主教堂、清真寺这些代表三种不同宗教的建筑物却能呈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不同宗教的并容共兴，正是康定文化交融汇聚的有力说明。

翻看历史，世界四大宗教和藏传佛教各个教派、汉地各种宗教曾齐集于康定。直到今天，在康定，教义、教法和信仰、习惯不尽相同的各种宗教、教派依然在这里共生共荣，形成了康定独特的文化奇观。

这种文化的融合体现在康定的点滴之中。康定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藏、汉、回、彝、羌、蒙等民族长期在这里共同生活，他们保留着各自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相互影响。像四月八转山会、元根灯会、春节抢头水这些节庆就已经跨越民族和信仰，成为了全康定人的节日和习俗。

汉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在康定交融，中西文化在康定汇聚碰撞，在时间的催化下，一朵民族文化奇葩绽放在康定，它散发出的文化芳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老城新区构筑文明康定

在时光匆匆的脚步中，康定老城也已然旧貌换了新颜。1995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之后，康定城从泥泞里坚强地站起来，通过恢复重建，整个城市风貌焕然一新。一幢幢具有民族特色的楼房取代了低矮的木板瓦房，城里的主要街道改造得宽阔而平坦，各种商店鳞次栉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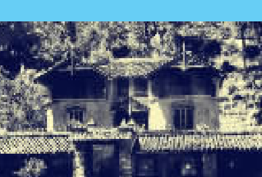
近年来，在城市风貌总体改造中，藏汉建筑风格结合，现代与传统元素结合，让康定城的大街小巷多了一种独特的韵味。走进新建的溜溜城，呼吸着老康定建筑风格的味道，时间仿佛正在倒回，看着那几条康定老街的名牌，让很多老康定人又找到了久违的感觉。

康定老城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美丽的康定新城正构筑着关于新康定的记忆。顺着折多河而上，看康定新城，在著名景观"雅加积雪"的背景下，一幅色彩绚烂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藏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宽阔的街道、展现康定文化的雕塑与浮雕……康定新城用它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康定新的历史。

在康定人心里，康定是根，是永远放不下的牵挂，每一个角落都有关于这里的记忆；在外地人眼里，康定是花，绚烂夺目且具吸引力，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这是一座城带给人们的无限寄托。

走过几百年的风雨烟尘，康定的城因其独特魅力还在酝酿发酵，它用自己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城市文化酿造着一壶独属于康定的美酒，美酒佳酿，越陈越香，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品尝出康定城在自己心中那一份独特的味道。

城 "三山夹二水"是对康定城独特自然环境最贴切的注解，依偎着三座大山，在两条河流的的怀抱中，小城康定从"茶马互市"的喧嚣中走来，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昔日的繁华渐渐定格成一张张黑白的照片，奔流的折多河送走了一批批往来的藏汉客商，送走了一支支驮茶的马帮，淹没了锅庄阿佳阵阵爽朗的笑声……



西方牧师住宅

天主教堂

旧时康定

魅力传说

■ 肖宵

事 当一双双脚步跋涉过千山万水，在一片滋养他们生存的地方停留下来。数年后，纷沓的脚步聚居起来就构成了一座城市，生活中的恩怨情仇也就此展开。一座城市，就是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历史。历史的天空中，有硝烟弥漫，战马嘶鸣，有波澜壮阔的兴衰存亡，有低回不尽的诗情画意。每座城市的历史，往往都在动人的传说中开篇。

街头的康人

锅庄商贩云集

跳锅庄的妇女

背茶包的背夫

山的传说

总是有许多山与水的神话，给予一座座城池最具灵性的注解。最早给予康定注解的，是三国蜀相诸葛孔明，传说他南征孟获时，为筹集军器，派遣部将郭达率部到西南方向寻一秘密之地打造弓箭。郭达领命便出成都向西一路寻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理想之地，设炉造箭。郭达造箭的火炉就砌在一座雄拔陡峭的大山之下，风箱沿河向东而设，二水交汇之处就成了郭达打箭之地。郭达在此处造箭日复一日，炉火终日不断，风箱终日不息，直到有一天郭达因劳累过度在炉边吐血而亡。但炉火仍旧燃烧，风箱仍然开着，于是后人将此地命名为"打箭炉"，将炉边那座大山命名为"郭达山"。

来自中原的丞相与将军，在这片还未形成城市的土地上，烙下了"火"的印记。而格萨尔，这个在藏区的英雄，也曾在康定留下痕迹。传说，在率军讨伐姜王的征途中，格萨尔大军人困马乏，幸而得遇一处水草茂盛之地。开阔处，格萨尔望见此地三块巨石互为犄角排列，极像熬茶时支起的"三锅庄"。遂命军士以巨石为灶，点燃柴火，熬茶解渴。大军开拔后，三块巨石化为三座大山，茶水则顺流成河，"三水两水"的"达折渚"从此成为路人休整熬茶之处。

"拉姆则""当京多吉列巴""阿里布果"三山拱卫城市，而赋予三山"神性"的是在此繁衍生息的人们。如果说"拉姆则"是位俏丽的少女，"当京多吉列巴"便是俊俏的汉子，而"阿里布果"更似慈祥的长者。从亘古屹立至今，城市的逐渐兴盛让它们有了更加多元的名称。明末清初，来自"木雅王国"的明正土司设府于此地，将"拉姆则"半山平台辟为赛马之地，每年五月十三日，各色人等云集于此，观赏玩乐。久而久之，"拉姆则"成了"跑马山"，而山的名字，又随着一首情歌蜚声宇宙。

水的故事

水，是生命兴起的源头；水，是赠与城市活力的律动。达曲，折曲在今日已被人们唤作"雅拉河"与"折多河"。两河交汇之处，便是"达折渚"。二水奔流周而复始进行着城市的代谢。而木格措，更是以水的柔媚为康定打制的一面临妆铜镜。雪山下万物的时光变迁，似在镜中尽情地显示生命的欢悦。晨夕夜晚，湖水在凝定中仿佛闪烁出一道道流动的目光，那是传说中来自恭公的少女卓玛和她的情郎扎西鉴证人间爱情的祝福之光。当年，他们私奔于此定居，食野果，穿兽皮，被猎户发现误认做野人。这明镜般粼粼的湖水，从此便被人们称作"野人海"。

自野人海而下的雅拉河，河畔沿途泉眼无数。最负盛名的，当属"二道桥"温泉。相传河畔古有一贫苦人家，有子名叫布孜，常年上山砍柴牧羊。一日他见河边彩球般水泡升腾不已，彩雾蒙蒙，便走近细看。此时一个美丽女子从雾中走出，布孜慢慢走近，瞬间身旁柴禾与女子都消失在彩雾之中。他回家之时，柴禾已"飞"到自家门前。一连三日，布孜都会遇此情景。第四日他便不去砍柴，藏在自家门后查看，结果傍晚见到彩雾中的女子背柴来到门前，原来此女乃是跑马山顶五色海圣母扎西泽仁玛之女，名叫拉姆措，而圣母见布孜勤劳勇敢，便将拉姆措许配与他，并赠与察曲(温泉)常涤污垢，心身永持洁净，以济世人。婚后，夫妻自山脚挖出温泉，时人闻知，皆往温泉沐浴，后温泉便得名为布孜察曲。当传说走向现实，我们依稀可见古人们在河边挖坑为池，下铺木格以阻泥沙，在此水气蒸腾氤氲中洗涤爽身的场景。

让历史的车轮再靠我们近些。抗战之时，康定较为安定。一时间国内文人才子大量涌入康定，他们来到炉城后慕二道桥盛名，纷纷前往涤身洗浴，郊游踏青，并在温泉笑谈人生，畅想未来，温泉内"离垢园""与点楼"这些个雅致脱俗的名字，便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

水，维系着人类的生活，而人们却将这流动着的能量顶礼膜拜。在康定这个水源丰富的地方，对水的敬畏却演化为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抢"。相传，曾游历四方的藏戏祖师，能工巧匠唐东杰布在炉城之中修建白塔，取水之处"甲多其米"(意为常年清澈之泉)，成了后来滋养城内居民的"水井子"。后来，又有了此泉是祥寿仙女扎西泽仁玛和郭达山神当京多吉列巴一年一度相会之银河的说法。据说每逢正月初一子时，他们便会化身为一对金鸭在井内戏水。此时倘若前来取水便会看见金鸭，而取得的头水等同仙液，谁能取得，便会在来年阖家安康，好运连连。有了这样的传闻，许多人约定在大年初一子时都来看金鸭，在水池边抢着舀出新年的第一瓢水。抢头水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路的遗韵

一山一水，一石一木，都有太多的历史典故和文化记忆，甚至空气中都可触摸到从白狼羌古国到康定市的脉搏。然而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们往来穿行的道路，一直就在脚下。

世上的路是相连着的，若来来回回地走永远都不会找到尽头。蜿蜒的线条在大地上勾勒出人类活动的足迹，在茶马古道上，先人们早已播撒下生命的种子，等待着它生根发芽。茶与马的交易，带来的是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交融。康定，是川藏茶路上最为兴盛的中转商埠，锅庄这种集交易、补给、食宿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家族商业实体"在这里发展壮大，茶商们也在此地赚得盆满钵满。而苦难的背夫们历尽艰险送来的"砖茶"，到这里则需要被重新"包装"。于是从各地逃荒避难到康定的人们，拿起割皮刀和钢针，成为了缝茶工人；骑着牦牛将重新打包的茶叶送入藏地的人们，成了终年奔波往返的"驮脚娃"。

在这条路遥远的运茶路上，康定逐渐成为因茶叶交易而形成的多种货物交易百花齐放的纯商业城市，不计其数的人们来到这里"谋生淘金"。陕西话、四川话、各种藏语方言乃至英法口音在集市交织成片，汉商、藏商和外商三大商贸集团在弹丸之地云集，汉藏物资大量交流，海外洋货充斥全城。而跟随人们从各地而来的食物，最后也融合成这座城市中的特色小吃延续至今。

时光交错中，历史的节点不断发生着变化，兴盛多年后，随着运输方式的变化，茶马古道终于作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十八军进藏，随后川藏公路贯通，人背马驮的茶道变为了车道。本世纪初，二郎山隧道贯通，十年后，机场落成。人们进入康定的道路从脚下升到了空中。而今，多个省会城市开通直达康定航班，雅康高速不出3年就将通车，铁路也正在向这座城市延伸。人们脚下的道路，正在无限拓展！

山水相依一座城，人在城中走，城在脚下变。转过跑马山，游遍溜溜城，站在桥头处，看飞雪满天，看夕阳西下，看无数的歌者在这里唱尽悲欢离合，看夜色下背着包行色匆匆的路人，看商业如何让一座古城繁荣，看年轻人们如何挥发热情，看古老的手艺人如何将传统沿袭，将文明封存在自己的手上……